

“北漂”齐白石的1919： 卖画制印、衰年变法……

北京画院副院长吴洪亮表示：逢讲座评齐白石，必谈“真有天然之趣”6个字

在中国的历史上，1919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。这一年，也是齐白石自己人生的一个最重要节点。

那时，他作为一个正式的“北漂”定居北京，卖画、制印，结交到了重要的朋友，娶到了第二任妻子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一年，是他“衰年变法”的正式启动。

北京画院副院长、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于1月2日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举办了一场名为“齐白石的1919”的讲座。“齐白石这个人我们怎么去评价他？我们怎么从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去找到齐白石艺术的那些核心点，以及这个人的有趣之处？”

吴洪亮以“真有天然之趣”开始了他的阐述。

■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

1

“真有天然之趣”的艺术核心

“有一句话，我想，送给齐白石是合适的，就是所谓的‘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’。齐白石的所谓赤子之心，我觉得是支撑他艺术能最后走到那样一个高点的最重要的推动力，不仅仅是他所谓的勤奋、所谓的天分。其实，一个人怀有一颗赤子之心是最重要的。”吴洪亮在讲座上说。

2010年，北京画院曾策划了一次院藏齐白石精品展，作为齐白石画作藏量最多的机构之一，在两千余件作品、图稿、遗物及收藏的相关资料中，究竟应该选个怎样的点，作为展览的主题呢？

“是一张小小的图稿，使我们豁然开朗了。在这张长20.5厘米、高28厘米的纸上画着轮廓简略、一只憨态可掬的小鸟。题跋写道：‘己未六月十八日，与门人张伯任在北京法源寺羯磨寮闲话，忽见地上砖纹有磨石印之石浆，其色白，正似此鸟，余以此纸就地上画存其草。真有天然之趣。’”

真有天然之趣，吴洪亮特别强调了一下：“这6个字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，只要做齐白石讲座，我都会说这6个字，因为我认为，这就是齐白石艺术的核心。”

小鸟到现在，也有100岁了，画院方面，还依据它天然有趣的形态，做成了文创衍生品。展示了文创的幽默之处后，吴洪亮再度把重点提及：“最核心的点、艺术的第一个关键，叫‘真’，这件事是最骗不了人的一件事情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准备考学校、考中央美院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个老的校训，第一个词就叫真诚，这个是我在其他的学校没看到的。原来，学校第一件事就是教你必须真诚，才能干这行。真永远是第一位的艺术，骗人的事是可以做的。”

尚“真”之后，吴洪亮说到了“天然”。中国人对于天然的看法，包括了天人合一。“有人说你这张画画得好，说你这些所谓的笔墨、在纸上留下的所谓的痕迹，叫什么？锥画沙、屋漏痕。这些概念其实都是艺术或者人造的东西与自然之间的关系。所谓的天人合一，说起来俗，但实际上，在中国的艺术中很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就与天然有关。”

而“真有天然之趣”最后这个“趣”字，吴洪亮表示，恐怕是这几年他个人做功课做得最多的。“有趣里面是意味深长的，而在齐白石的艺术中的趣是什么概念呢？当然有好玩的成分，但我可能延伸一下去，可能是我们评判中国画的一个很关键的点，或许就只有中国人会这么直接去评判。叫什么呢？叫趣味。后面可以再延伸，这个趣味是什么？是格调。中国人说一张好画的品级，逸神妙能。中国的画评里头，趣味很重要。”



■草间偷活



■佛像



■墨芙蓉



■真有天然之趣

2 “草间偷活”的生存哲学

1919那一年，齐白石的生存状态，也是值得考究的。他的一生，画了许多幅蛐蛐、鱼虾、小鸡等小生灵，都是在草间偷活。“齐白石这一生能活到90多岁，能躲过那么多的战乱或者是危险，他是有一套自己的生存哲学的。1919年，他所面临的生存状态，其实就是他写的这四个字，草间偷活。”

吴洪亮说道，2005年，北京画院美术馆成立的开馆展，当时并没有用一个高大的强悍的名字来做展览，就用了“草间偷活”。“甚至去年的时候，我们做齐白石人物画的展览，推演了好多题目，最后用了一个题目叫‘越无人识越安闲’，越没有人认识你越安全，里头有中国人的处世哲学，很像齐白石。你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他大量在给自己做宣传，他特别知道怎么让别人认识他，

但在另一面他又知道他什么时候要躲起来，什么时候能渡过那样的一个危机。所以一个艺术家我们去了解他的时候，要从多个角度去看。”

在北京画院藏有一张齐白石的“小画”《墨芙蓉》，中间有一块相对奇怪的图案，吴洪亮解释，那其实是一块油污。“大家知道，如果一个画家画一幅画，给油污污了，这幅画基本上是该扔了，对吧？但是齐白石怎么做？看看齐白石的生存之道，他说这幅画是什么？是‘劫余之纸为油所污’。为什么他要这么说？”

其实，齐白石当年，也是不得已才“北漂”。根据齐白石的文字自述，“民国八年（1919年），我五十七岁，三月初，我第三次来到北京。那时，我乘军队打着清乡旗号，土匪暂时敛迹的机

会，离开了家乡。离家之时，我父亲年已81岁，母亲75岁，两位老人知道我这一次出门，不同以前的几次远游，定居北京，以后回来，把家乡反倒变为做客了……当时正值春雨脸面，借山馆前的梨花，开得正盛，我的一腔别离之情，好像雨中梨花，也在替人落泪。”（《余语往事——齐白石自述》）

所以，他跑到北京的路程，过程很艰辛。“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画上的油渍（也许是在餐桌上被污染了），就变成了另外一个自然赋予的这幅画的那种慌张、那种情绪，能量就留在了这画里。他的题跋，使这张画具有了特殊的含义。所以说，齐白石笔下无废话，拿支笔，一张废画能给救回来。而且，我们对他当时的状况也有了新的了解。”吴洪亮说。

3 衰年变法的“被动和主动”

时间和世事把五十七岁的齐白石推到了北京，他一开始也许并不从容。他自己曾在自述中说：“我那时的画，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，不为北京人所喜爱，除了陈师曾以外，懂得我画的人，简直绝无仅有。我的润格，一个扇面，定价银元两圆，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，尚且很少人来问津，生涯落寞得很。”

1919年，齐白石决心进行“衰年变法”。北京画院所藏的一幅《佛像》蓝地，以金线勾勒而成，作于1919年。与作于1928年的《渔翁图》，是齐白石变法一头一尾的作品，从两件作

品的用笔、用墨上看出，十年之功，还是留下了不少变化的痕迹的。

“1919年，说是变法的开始，我们做过相关的功课，这是只举一点例子，1919年和所谓的1928年前后的时间，齐白石的画有什么样的变化？其实我们不得不说，1919年的齐白石，他还没有那么放松；而到了1928年前后，这种放松的感觉越发明显。”吴洪亮在讲座中说。

“变法”怎么变？郎绍君曾经说过：“……民初康有为、陈独秀等人士改造文人写意画、引入西方写实方法的呼吁，齐白石与这些呼吁者代表的

新潮流无关，他属于另一传统脉系——自明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商业和城市繁荣兴起的着重现实描述、把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、雅与俗合为一体的脉系。”

吴昌硕，是齐白石衰年变法的切入点，但他将吴变化莫测的笔墨色彩变为单纯直率，在题材上，他摆脱了吴的文人儒雅之物，而把重心放在乡间民间人间，从少年时喜欢的小生灵到妇孺皆知的生活物件，他这种有意识地在技法和审美趣味上和吴昌硕的“脱离”，成就了他的“自成家法”。